

WIRED

國際特赦組織通訊 第40卷·第6期
2010年12月/2011年1月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加薩走廊的衝突 現在就要正義

立即
行動

尼加拉瓜婦女
為權利而奮戰

立即
行動

墨西哥的移民
處處遭遇危險

立即
行動

菲律賓的失蹤者



「我們住在馬路邊是因為我們沒有土地，孩子們在馬路上玩耍，他們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很容易就會被來來往來的貨車撞倒。」

Milciades Aponte

© Milciades Aponte / Amnesty International / Tierraviva / PhotoVo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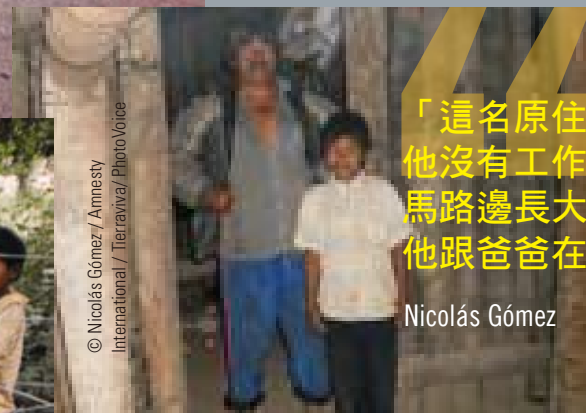


© Sofia Martínez / Amnesty International / Tierraviva / PhotoVoice

「我們沒有裝著乾淨飲用水的貯水槽，因此我們必須從河流取水飲用，那水是咖啡色的。」

Aparicio Martínez

© Tristan Brand



© Nicolás Gómez / Amnesty International / Tierraviva / PhotoVoice

「這名原住民男子與他的兒子...他沒有工作...這個男孩在馬路邊長大，他跟爸爸在一起很開心。」

Nicolás Gómez



© Edgar Benítez / Amnesty International / Tierraviva / PhotoVoice

「終於這些孩子又有東西可以吃了：一隻狢狸。」

Édgar Benítez

原住民權利

從他們的眼光，以他們的話語

巴拉圭的Yakye Axa 與Sawhoyamaya部落已經生活在高速公路旁，長達10年以上。儘管法院判決對他們有利，他們仍在等待土地所有權的主張獲得解決。

這些部落居民已將他們的故事和爭取正義的抗爭記錄下來。想瞭解更多訊息，請上網址：www.amnesty.org/rightsjourney

索取本刊

您想了解更多國際特赦組織的人權運動，或是運用本刊內、發起自己的人權行動嗎？

您可自 www.amnesty.org 下載本刊內容。本刊紙本贈閱國際特赦組織會員，入會方式請見封底內頁說明。

非會員訂閱（一年6期）方式：
Email: wire.subscribe@amnesty.org
Tel: +44 20 7413 5814/5507

本刊定價：
35英鎊／54美元／41歐元

國際特赦組織出版部
2010年初版
www.amnesty.org
© Amnesty International Ltd 2010
Index: NWS 21/006/2010
ISSN: 1472-443X
印刷：群鋒製版·本土化有限公司
本刊採用再生紙及環保油墨

版權所有，除非出版者事先同意，請勿加以翻印、儲存於任何檢索系統、或以任何電子、機械、影印、錄影等方式流傳內容。

封面照片：2009年12月，在加薩走廊拉法（Rafah）一群兒童在以色列軍方攻擊摧毀的房子瓦礫堆上。

如有任何評論或建議請寄到：

Wire
Editorial and Publishing Programme
Amnesty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Peter Benenson House
1 Easton Street
London WC1X 0DW
United Kingdom

或是請寄電子郵件到：
yourwire@amnesty.org

INSIDE THIS WIRE

「我想大聲告訴全世界」

有兩個在菲律賓對抗強迫失蹤的人，告訴我們有關他們的故事，為受害者發聲。想瞭解更多並採取行動請見第2頁。



來自墨西哥的消息： 「失落的移民」

本刊深入幕後，瞭解一部剛拍攝完成、描寫墨西哥非法移民生活的紀錄片。第8頁。

加薩走廊的衝突：是要求正義的時候了

兩年過去了，國際社會必須為受害者追求正義而採取行動。瞭解你可以採取什麼行動請見第12頁。

Q&A 人權對談

來自蘇丹的人權捍衛者艾里·艾蓋博（Ali Agab）與莫尼姆·艾爾蓋克（Monim Elgak）談到關於他們的行動、面臨的挑戰以及讓他們持續下去的理由。第18頁。

立即行動

2010年為人權而寫行動

請加入國際特赦組織每年一度的寫信馬拉松行動。請閱讀這10個個人或社區的案件，他們需要你的支持以爭取他們的權利。

請見本刊夾頁



尼加拉瓜的女童向性暴力勇敢說不

該國政府漠視普遍的強暴與其他性侵害問題，也否定了受害者獲得保護、正義與賠償的權利。第14頁。



其他內容

紀念人權日（請見跨頁）。

請採取行動阻止吉爾吉斯對於人權捍衛者的鎮壓，並呼籲埃及停止行政拘留。第7頁。

「我想大聲告訴

全世界」



Concepcion Empeño是一名小學校長，**Raymond Manalo**是一名農夫，他們兩人都是菲律賓強迫失蹤的受害者：她的女兒遭到軍方綁架，他在遭拘留與刑求數個月後才逃脫。希望你能聽聽他們的故事。

Concepcion Empeño最後一次看到或聽到她的女兒Karen已經是5年前了。目擊者告訴她，在2006年1月的某天清晨，一群身穿制服、配戴步槍的男子，把她的女兒及一名友人從他們住的地方拖走。這群武裝男子撕破她們身上的襯衫，並用這些布條矇住她們眼睛。這兩名年輕女性雙手被反綁押入一輛吉普車，然後往幾公里外的一處軍營開去，附近一位試圖要阻止這件事的農夫也被帶走。

Karen Empeño與Sherlyn Cadapan在失蹤當時分別是22歲與29歲，他們在首都馬尼拉附近Bulacan省與當地家庭住在一起。Karen當時正為了她在菲律賓大學修讀的社會學學位，進行農民社區的生活狀況調查。這兩名女性都是學生運動者。「在我的國家」，Concepcion說，「如果你是社會運動者或是參加示威抗議，就是與國家為敵」。

靠著這些片斷的資訊，Concepcion Empeño與Sherlyn的母親Erlinda Cadapan不斷在軍營與太平間找尋女兒的下落。他們接受媒體採訪，希望對綁架者施壓以釋放Sherlyn與Karen，但卻沒有發揮作用。

異議人士失蹤

過去10年來，菲律賓軍方試圖驅散菲律賓共產黨軍事派系「新人民軍（NPA）」成員，已有數以百計的運動者及政治異議份子因此失蹤。為了「鎮壓」共產黨的暴亂，軍方並未區分農村的NPA戰鬥員及社會運動者與人權捍衛者。針對這些綁架、刑求與殺害的指控很少進行調查，形成一種免責的氛圍，幾乎沒有人因為這些罪行受到法律制裁。

現年29歲的Raymond Manalo倖存後說出他的遭遇，他是少數遭綁架而倖存者。Raymond跟他的弟弟Reynaldo在2006年2月從家中被一群武裝男子帶走。菲律賓保安部隊指控他們兄弟是NPA成員，但他們兩人都否認。

Raymond與Reynaldo被拘留期間不斷遭到軍事看守所人員刑求，「我們活得好像是他們的奴隸」Raymond說，「他們用灼熱的錫罐在我皮膚上烙印，至今仍有傷疤。他們踹我、用棍子打我，同時把水灌入我的鼻子」。



這對兄弟在被送到菲律賓北部Pangasinan省一位官員的農場之前，已經多次從某個秘密拘留所移往另一處。這一次他們想獲得綁架者的信任，說他們想要成為士兵。在他們被帶離家中18個月後，有一天看守Raymond的士兵喝醉睡著了。他搖醒弟弟：「現在是逃離的時機了…弟弟跟我逃跑且成功到達高速公路。很幸運地剛好有一輛公車經過，我們將它攔下並且上車。」

Raymond在逃離後，不但說出他經歷的惡夢，並且描述他所看到其他遭拘留者的狀況。其中包括Karen與Sherlyn：「我看到一名女性被鐵鍊綁住，她說她是Sherlyn Cadapan，在Bulacan被綁架，我們也看到Karen Empeno」。

Raymond說他目睹他們遭到刑求：

「我聽到一名女性哭喊著懇求放過她，讓我很擔心。我無能為力，只能假裝睡著，但我一直都是清醒的。其中一名獄警叫醒我，要我弄食物給他們吃，我離開牢房來到了廚房。我看到Sherlyn Cadapan，她衣服幾乎被脫光，倒吊著。他們當時正痛打她的腹部，他們對她潑水並且玩弄她的下體，他們插入一根木棍並持續戳她。我看見Karen在Sherlyn旁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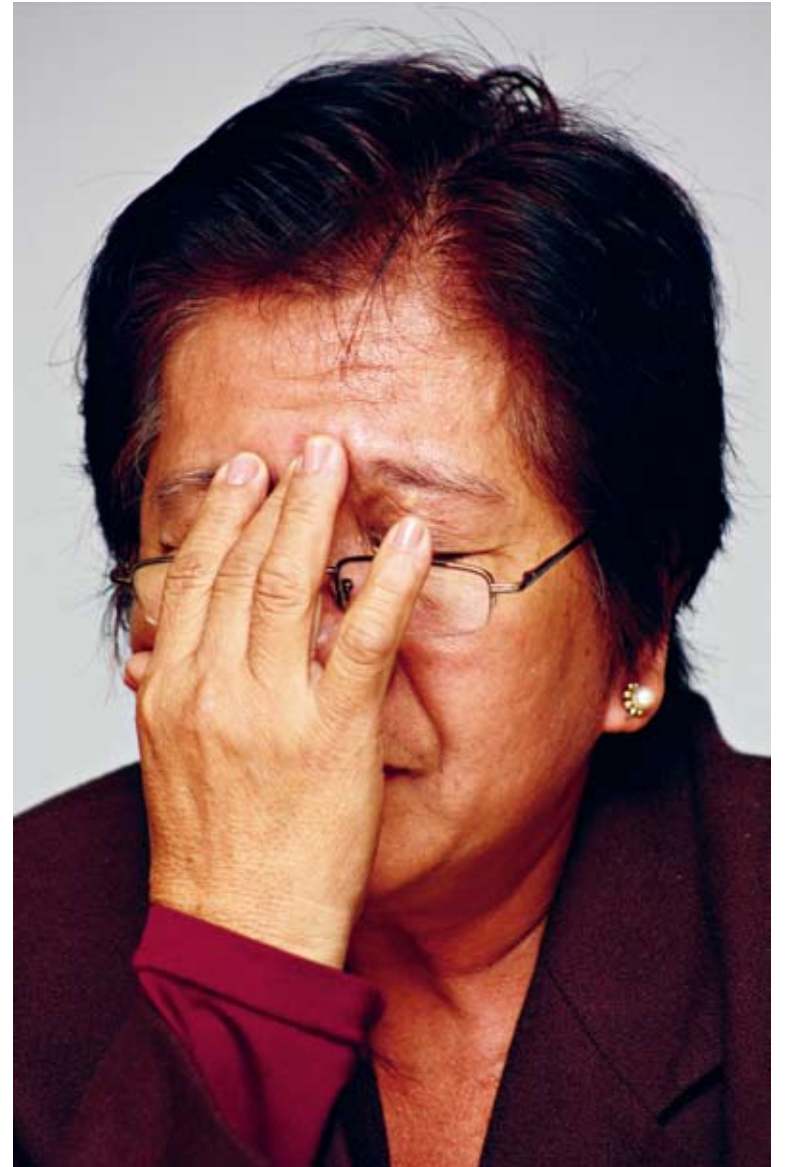
蜷曲著身體。她也幾乎赤裸，身上有多處香煙燙的傷疤。

第二天，他們要我清洗血衣，我清洗了沾滿血跡的女性內衣。他們要我的弟弟Reynaldo沖洗女性的尿桶，尿液裡混有血跡。當我們被帶回營區時，Karen與Sherlyn已經不見了，我後來再也沒有見過她們」。

Raymond的敘述，讓Concepcion原本以為她的女兒平安無事的希望破滅。「我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她仍活著，」她這麼說道。「儘管找尋了超過4年的時間，最重要的是，我心中仍相信我的女兒總有一天會活著回來」。

爭取正義

Raymond Manalo從逃離至今已3年，仍努力追求正義。「我很憤怒，因為我遭到迫害，卻連什麼原因都不知道。我已經找到讓我挺身直言的力量，因為我要為所遭受的迫害，以及其他也身受迫害而失蹤的人，爭取正義。」他對綁架與刑求他的士兵提出刑事告訴，卻遭到法院拖延或駁回。同時，他也生活在恐懼當中，「我是自由的，但卻



前頁與上圖：Raymond Manalo 和 Concepcion Empeño 於2010年10月在英國倫敦發表演說。© Amnesty International

不是真正的自由。這些士兵只要脫下制服，弄得像是不明人士所為，隨時都能再把我帶走」。

Concepcion Empeño現在致力為Karen及其他菲律賓強迫失蹤受害者發聲。

「從一個單純的母親與小學校長，我變成失蹤女兒的發言人」她說。「我學會了如何在媒體前發言、在示威活動致詞，並且與其他失蹤或遭殺害者的家屬一同遊行」。她現在是「失蹤者」（Desaparecidos）的副會長，這是一個由強迫失蹤受害者家屬所組成的團體。

「我想要大聲告訴全世界菲律賓發生的人權迫害。」Concepcion說道。「我的丈夫跟我過去未曾感到疲憊，現在也不會。那只會讓我們更往前走，讓我們接續Karen未完的使命，成為令她驕傲的父母。」

立即行動

請寫信給艾奎諾總統，敦促他採取堅定的立場以終止菲律賓的強迫失蹤、刑求與政治暗殺等狀況。請要求他簽署《保護所有人不遭受強迫失蹤國際公約》，使他就任的第一年別具歷史意義，該公約只要再有一個國家批准就能生效。

若想下載信件範本內容請上網址：snipr.com/1i40ft

信件請寄：
H.E. President Benigno Simeon Aquino III
President,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Malacañang Palace Compound
J.P. Laurel St.
San Miguel,
Manila,
Philippines 1501



WIRE

CHAT

STAY INFORMED

請上國際特赦組織部落格 WWW.AMNESTY.ORG/LIVEWIRE

羅姆人在羅馬尼亞仍被視為廢棄物
來自國際特赦組織行動者Fotis Filippou的報導

「我們最近訪視了羅馬尼亞，與該國中部Miercurea Ciuc一處污水處理場後方的羅姆社區居民見面」。

「他們遭到強制驅離家園至今已超過6年，約75名羅姆人仍住在衛生條件不佳的鐵皮屋與木屋裡，其中包括有孩子的家庭。當時他們被告知搬遷只是暫時的，但現在感覺像是永遠的了」。

想瞭解更多並做出評論，
請上網址：snipr.com/1f981f



2010年8月攝於羅馬尼亞Miercurea Ciuc。

俄羅斯示威者誓言繼續爭取集會自由
來自國際特赦組織研究員Friederike Behr的報導

莫斯科當局在經過18個月的推諉後，終於准許了預計在星期天舉行的「31日」示威遊行，該場遊行是為了伸張集會自由權利。

這場遊行的主辦者從2009年5月就開始試圖取得許可，能在任何一個月份的31日晚上6點在莫斯科Triumfalnaya廣場舉行遊行，以主張俄羅斯憲法第31條所保障的和平集會權利。示威遊行當天有大批員警進駐，根據媒體報導警方拘留了28人。

想了解更多訊息並做出評論，請上網址：snipr.com/1f90tp

呼籲奈及利亞調查Bundu射殺事件
來自國際特赦組織行動者Kathryn Achilles的報導

昨天，我們在奈及利亞首都拉哥斯公佈一份報告：「破壞哈科特港：對示威者過度使用武力」（Port Harcourt demolitions: excessive use of force against demonstrators），內容詳述2009年10月12日當天，警方與保安人員如何對一群在非官方許可濱水社區的居民開槍，當時他們正在和平示威，抗議強制迫遷他們家園的計畫。

想瞭解更多訊息並做出評論，請上網址：<http://snipr.com/1f9cf7>



2009年10月奈及利亞濱水區居民與警援者在世界人居日舉行示威遊行。

吉爾吉斯暴亂後對人權捍衛者的鎮壓



© UNHCR / S. Schurman

2010年6月在吉爾吉斯南部，發生的大規模縱火、劫掠與暴力攻擊事件，當地主要是烏茲別克人居住地區。吉爾吉斯的人權捍衛者，面臨被該國當局起訴的危險，政府企圖藉此讓目擊者噤聲，不敢出來作證。

據悉當局未能介入防止暴行，可能構成了人權侵害。他們現在以人權捍衛者、記者與其他公民社會領袖為目標，因為他們試圖紀錄這些暴行與後續發展。數百名烏茲別克人因為被指控組織或參與暴行而遭拘留。根據報導，許多被抓到拘留所的人不是遭到刑罰就是其他形式虐待；有的人無法接受醫療，或無法與律師及家人會面。

人權捍衛者Azimzhan Askarov（右圖）因涉入一起員警死亡的案件而遭定罪判刑，他在被拘留時遭到嚴重毆打。當局之所以將

一名婦女坐在被最近一起暴力事件摧毀的家中。吉爾吉斯，2010年6月。

Azimzhan當目標，是因為他紀錄了在烏茲別克人居住地區發生的殺害與縱火攻擊事件。2010年9月15日，一場令人嘩然的不公審判後，Azimzhan被判處無期徒刑，財產遭到沒收。國際特赦組織認為Azimzhan Askarov是良心犯。

聲援遭拘留者案件的人權捍衛者與律師，遭到民眾肢體與言語攻擊，有時警察或法庭人員甚至也在場，他們卻很少或根本沒有去阻止這些攻擊。

立即行動

請呼籲當局立即且無條件釋放Azimzhan Askarov，確保人權捍衛者與律師從



事其合法的工作時，無須擔心遭到騷擾、妨礙、暴力或拘留。

信件請寄至：
President
Roza Otunbaeva
Dom Pravitelstva
Bishkek 720003, Kyrgyzstan
傳真: +996 312 62 50 12
Email: admin@kyrgyz-el.kg

想獲知Azimzhan Askarov的最新消息，請上網址：snipr.com/1ierh



埃及：未經起訴而拘留

「我所受的待遇比被定罪的罪犯還糟」，Mohamed El Sharkawi（如圖）說道，他在埃及遭行政拘禁長達15年，埃及監獄裡有數千名未經起訴或審判而遭拘留數年之久的囚犯，他是其中之一，儘管法院下令將他們釋放卻仍被拘留，許多人甚至被關了數十年。

在該國長達29年的緊急狀態下，任何涉嫌對公共秩序與安全有威脅的人，只要由內政部長下令即可行政拘留加以監禁，不用經過起訴或審判。

這個體制已經嚴重侵蝕埃及的司法程序，並用來壓制對政府的批評，封鎖政治異議言論。行政拘留也用來迴避刑事司法體系，直接對付涉嫌犯下普通罪行的人們。

現在就要採取行動，永遠終止行政拘留制度。

立即行動

請呼籲該國總統解除緊急狀態並廢除行政拘留制度。呼籲內政部長釋放所有良心犯以及法院下令釋放的行政拘留犯，其他囚犯則應立即起訴並給予公正審判。

Muhammad Hosni Mubarak
President
'Abedine Palace Cairo, Egypt
傳真: +20 22 390 1998/795 8016

Habib Ibrahim El Adly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Cairo, Egypt
傳真: +20 22 796 0682

兩者的稱謂：閣下

來自墨西哥的消息：

「失落的移民」



國際特赦組織行動者**Sarah Shebbeare**在影片「失落的移民 (The Invisibles)」幕後花絮手持本刊，這部剛出爐的影片紀錄了墨西哥移民的旅程，以及移民過程的殘酷現實。

國際特赦組織行動者Sarah Shebbeare在影片「失落的移民 (The Invisibles)」幕後花絮手持本刊，這部剛出爐的影片紀錄了墨西哥移民的旅程，以及移民過程的殘酷現實。

影片「失落的移民」的概念，來自於幾次墨西哥南部調查之旅，紀錄每年無數越過墨西哥邊界的非法移民，遭受人權迫害的實情。我們花了好幾個小時訪談這些移民，他們告訴我們移民在前往美國途中的遭遇：他們如何遭到犯罪幫派甚至是公務人員的劫掠，以及幫派份子如何殺害、強暴與綁架這些移民。這些故事十分可怕，但我們訪談的這些人還是決心要去美國。

從早期調查之旅，我們就很清楚必須將他們的故事披露出來，並突顯墨西哥政府應負起防止並懲罰人權迫害的義務。墨西哥最受歡迎的電影明星蓋爾賈西亞伯諾 (Gael García Bernal)，顯然是可以尋求協助的人物；他最近剛完成一部在墨西哥移民的劇情片「罪惡代碼」 (Sin Nombre)，所以我們知道他已經瞭解這個議題。我們沒花什麼力氣就說服了Gael參加。所以在幾個月之後，我回到墨西哥與他及5名人員拍攝了這部影片。

我們用了5天的時間，跟隨移民北上的路線。我們從瓜地馬拉與墨西哥之間的Suchiate河開始，拍攝團隊與移民一起搭乘臨時竹筏橫越河流，這是他們前往美國漫長旅程的第一段路。在墨西哥恰帕斯州 (Chiapas) 的Tapachula，當地公墓一名16歲的挖墓工人，為我們指出多處埋葬移民的無名墳墓。他在公墓內邊走邊用手中的鐮刀，指著墳墓間的走道說：有2個人埋在這個走道，3個人埋在那個走道，另外3個在那裡。他說他很討厭埋葬這些移民，因為他們的屍體不像其他墨西哥人，是放在棺木裡送來的。

多數移民藉由搭乘載貨列車的網絡，朝墨西哥北部邊界前進。在我們從恰帕斯州往北到達鄰近瓦哈卡州 (Oaxaca) 的途中，我們看到其中一輛火車：數百名移民坐在列車的車廂頂。我們從取景的貨車上拍攝他們的畫面，他們興奮地對我們揮手。我們要前往

相同的地方，也就是該路線往北走位於Ciudad Ixtepec鎮的一處移民庇護所。移民得花上11個小時才到得了，我們只花了2小時。

在Ciudad Ixtepec鎮的一間醫院裡，我們遇見一名剛拍攝到搭乘那輛火車的男子，他告訴我們，他在半夜被推下火車，因而受傷，醫生預計要切除他兩根手指。我們把行動電話借給他，讓他打電話告訴家人發生了什麼事；他卻要電話那一頭的人，不要告訴他的母親。

移民在旅程中任何時候都有遭受暴力的危險。庇護所的工作人員相信，在旅程中，每10名女性就會有6名遭到性侵害。多數女性都知道她們面臨重大的危險，但卻沒有阻止她們踏上旅程。她們想要給孩子更好的未來，也願意為了家人冒險。「我的兒子一直想要一台 (玩具) 摩托車，只是很小的一台」，其中一個女人這樣告訴我們。「而我說，聽好，親愛的，只要我到了美國，就買一台給你。當然，我不會在領到第一份薪水時買給他，但我已經做出承諾，我會信守承諾。」

我們在拍攝過程聽聞許多悲慘故事，但仍感到樂觀與希望。所有參與促成「失落的移民」這部影片的人，包括移民、庇護所工作人員與拍攝團隊都知道，這部影片讓我們往前跨出一步，更靠近為無數橫越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尋求正義的目標。

這部影片已經完成，但需要觀眾與社會大眾的支持。你可以在網址：snipr.com/1i446i觀看「失落的移民」並採取行動。請盡可能地分享這個網址給其他人，把訊息傳遞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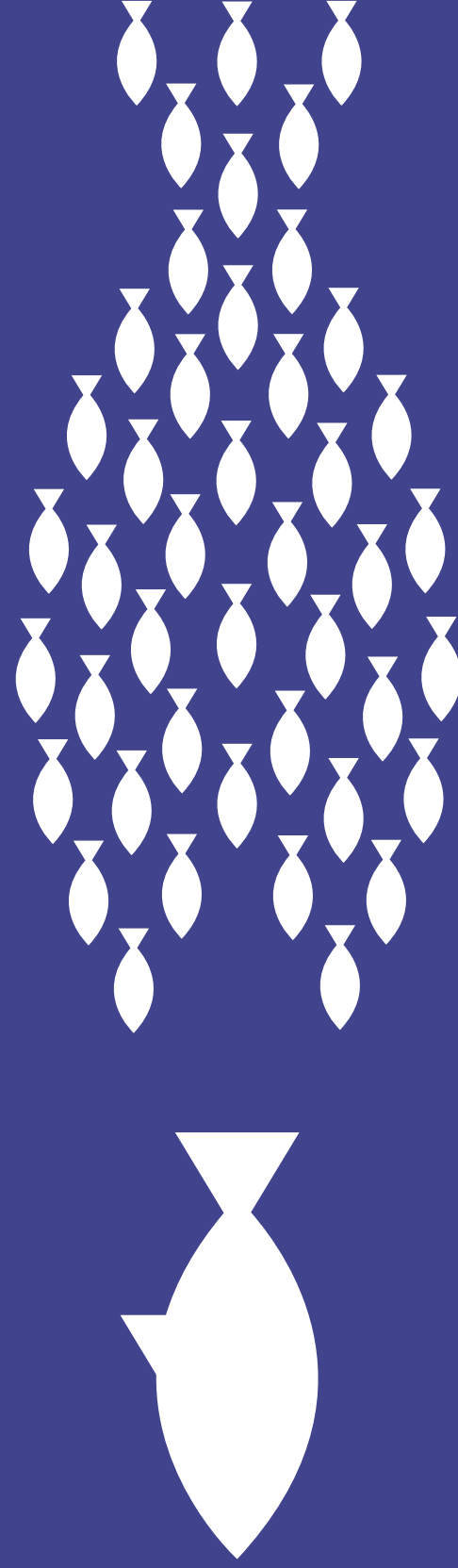
國際移民日是每年的12月18日。

主照片：影片中的一幕。© Marc Silver
右圖：2009年到2010年間「失落的移民」這部影片的調查與拍攝，墨西哥。
由上至下：© Amnesty International (第1、2與6張照片) © Paulina Gutiérrez (第7張照片)。
其他所有圖片 © Marc Silver





團 結 起 來 爭 取 權 利



2010年
世界人權日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加薩走廊的衝突 該是伸張正義的時候了

2008年12月27日，以色列軍方對加薩走廊展開轟炸行動，並宣稱目的是要終止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對以色列的砲彈攻擊。在隨後的22天之內，有1,400名巴勒斯坦人與13名以色列人死亡。根據聯合國調查人員所述，交戰雙方都已犯下戰爭罪：可能涉及違反人道罪。然而，衝突結束至今已2年，交戰雙方都尚未進行調查或起訴該負責任者。國際社會必須確保受害者的正義獲得伸張。

在2008年到2009年的這22天當中，以色列軍方分別從空中與地面，對加薩走廊進行攻擊行動。攻擊行動造成數百名平民死傷，摧毀了醫療設施、平民住家和商家，以及隸屬聯合國的建築物。這次攻擊也對人口稠密的加薩走廊的公共設施造成嚴重損害。包括哈馬斯在內的巴勒斯坦武裝組織，不加區別地從加薩走廊發射數百枚炸彈轟炸以色列南部，造成3名平民死亡、數十人受傷以及財物損失。

這起戰事不是孤立的事件。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間長期以來的衝突中，以色列軍方與巴勒斯坦武裝組織都嚴重違反國際法。犯下罪行且應負責任者通常得以免責。未能將加害者予以起訴，使得受害者無法獲得正義伸張。

伸張正義的機會

2009年9月，一支由Richard Goldstone法官所帶領的聯合國調查團公佈一份報告，揭露了在兩年前的衝突中，雙方所犯下的人權迫害。這份報告建議以色列當局與事實上的哈馬斯政府，應該利用半年的時間在內部調查這些罪行。如果不這麼做，即應採納國際正義決議。這份報告發現的事實與提出的建議，與國際特赦組織在衝突結束後立即所做的調查相呼應，並獲得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與聯合國大會贊同。

國際特赦組織監督雙方內部進行的調查程序。2010年10月，該組織認為雙方都沒有進行真正調查，也沒有起訴Goldstone報告中明確指出的罪行。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獲得「獨立專家委員會」的支持，該委員會在遞交給

人權理事會的報告中，亦強調雙方內部調查的缺失。

國際刑事法院（ICC）對於加薩走廊或以色列南部所發生的罪行，沒有直接管轄權得將之起訴。這是因為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當局都沒有批准羅馬規約，該規約為國際刑事法院的基礎條約。

然而，巴勒斯坦當局在2009年1月發表一份宣言，試圖讓ICC對於2002年7月1日以後在巴勒斯坦領土所發生的罪行擁有管轄權。這顯然涵蓋戰爭期間所犯下的各種罪行，包括從加薩走廊發射砲彈到以色列南部的攻擊。

國際特赦組織呼籲ICC決定，是否能依據這項宣言展開調查。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ICC的檢察官應立即開始調查。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則必須另尋解決辦法以實現國際正義，例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可以把這情況交給ICC處理。



上圖：加薩走廊的兒童，2009年1月。
左圖：Mohamed Faraj Dardouna現年98歲，他的房子在攻擊行動中遭到摧毀，他的驢子也因此死亡，而那是他唯一的交通工具。2009年1月攝於加薩市。

國際特赦組織也呼籲各國政府行使「普遍管轄權原則」，調查並起訴戰爭期間所犯下的罪行，該原則讓英國於1998年在倫敦逮捕智利前總統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

儘管兩國內部的缺失如此顯著，不論是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或大會，都沒有為加薩走廊及以色列南部的受害者伸張國際正義。不僅沒有為受害者採取行動、追求正義，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還在2010年10月決定，將「獨立專家委員會」的任期延長6個月。人權理事會未能積極任事，已經漠視了受害者的權利。

立即行動

人權理事會下一個會期在2011年3月。請協助確保人權理事會在該會期能採取具體措施，為衝突下的所有受害者追求正義。

請寫信給貴國外交部長，敦促她/他支持人權理事會在3月做出以下決議：

• 針對以色列及哈馬斯實質政權所進行的調查未能符合國際標準，予以確認並譴責；

• 呼籲各國行使普遍管轄權，在其國內法院調查並起訴衝突期間的罪行；

• 確保聯合國大會做出決議時必須參考由「獨立專家委員會」所做出的調查報告。該決議也必須要求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將這份報告提交至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國際特赦組織將繼續遊說各國政府，在聯合國支持國際正義決議。

2011年1月18日是這起衝突結束的兩週年，國際特赦組織成員將在當天以公開活動要求還給受害者正義以資紀念。請聯絡您當地的國際特赦組織辦公室或小組，瞭解您可以如何參與這次行動日。想獲取這項行動的最新消息，請上網址：www.amnesty.org/en/international-justice



© Amnesty International (photo: Grace Gonzalez)

尼加拉瓜女童 對性暴力 勇敢說不

「在尼加拉瓜，遭受強暴與其他性侵害的年幼受害者，勇敢將遭遇說出來，並為她們的權利站出來，大家必須聽見她們的心聲並且採取行動。就像在17歲時遭到叔叔強暴而懷孕的ESTEFANY她說：『我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你們團結一致的聲援』」。

在尼加拉瓜，強暴與其他性侵害非常普遍，絕大多數受害者是年輕女性與女童。從1998年到2008年之間報案的強暴案件中，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受害者是未滿17歲的女童，將近半數受害女童的年紀未滿14歲。

儘管有充分的證據顯示這個問題的廣泛性與嚴重性，但尼加拉瓜政府卻仍然不承認這個隱而不見的人權危機有其急迫性。政府也沒有提出全國性的計畫，以防止對女童的性暴力、保護年幼受暴者，或者確保她們能獲得正義與賠償。相反地，目前的政府甚至封閉與從事此議題工作的婦女、兒童人權捍衛者，與政府的對話空間。

當你身陷危機或遭受性暴力時，很難獲得外界資訊。許多女童陷入受虐的處境，卻不知如何逃離。與性犯罪有關的污名與責難，通常由受害者承擔，而非加害者。政府沒有進行全國性的公眾教育以改變社會態度，許多遭受強暴或性侵害的年幼受害者因說出受害經過，而遭到家人與社區的排斥，有更多女性不會冒這個險。

Linda遭到一名牧師性侵害時只有10歲。當她有勇氣說出受害經過時，所得到的第一個反應是懷疑：「人們對我說三道四，因為他（加害者）是牧師，所以沒人相信我。他們反而說：『為什麼你要說這些事情？』這些反應至今仍讓我難過不已」。



© Amnesty International (photo: Grace Gonzalez)



© Amnesty International



© Amnesty International (photo: Grace Gonzalez)

司法體系沒有發揮功能

對於能勇敢說出來的女童來說，爭取正義的過程可能再度受傷。失去功能且缺乏資源的司法體系，意味著加害者通常能逍遙法外，案件也因為程序缺失而無法成立。

雖然設立專門的「婦女及兒童警署」是令人樂見的進展，但這無法在全國各地廣設。許多地方缺乏資源，使得員警甚至沒有錢支付差旅費，調查涉嫌性暴力的案件。雖然有些認真的員警努力彌補資源上的短缺，但有些案件的受害者與其照護者，卻指出許多訓練不足的員警在處理案件時敏感度不夠。

當年僅12歲的Alejandra到警局報案說她遭到強暴時，員警並不相信她：「警察叫我不哭了，他們說沒有什麼好哭的，我說的根本不是真的。當警察說我說謊時，我覺得很不舒服，因為我根本不會想說這樣的謊話」。

強暴與性侵害的受害者即使讓案件進入起訴階段，通常也會撤銷案件，原因是訴訟程序不但花費高昂，而且會讓她們受到二度傷害。有時審理程序不斷取消，迫使這些受害者必須一次又一次飽受準備出庭的折磨。有些案件，被指控的加害者未經適當的審核或監督即交保獲釋，使得這些女童面臨受到報復攻擊的危險。

年幼的強暴或性侵害受害者，幾乎無法從政府獲得重建生活的協助。幸運的人可以在獨立的婦女與女童中心或庇護所，獲得心理與法律上的協助，但這並無法確保所有有需要的人都能獲得協助。在尼加拉瓜，家庭暴力與強暴受害者的庇護所少之又少，特別是針對兒童特別需求的庇護所。目前只有10個由政府組織運作經營的庇護所，尼加拉瓜政府卻都沒有提供獲得財務或其他支援，同樣地，非住宿的婦女與兒童中心也沒有獲得政府財務支援，儘管這些中心填補了國家資源提供上的落差。在9歲到14歲間遭到父親虐待的Connie，形容她從婦女與兒童中心所得到的支持有多麼重要：「在這裡我感到平靜，我交到非常特別的朋友，我也能夠從過去那個黑暗角落走出來。」

沒有支持，就沒有選擇

有些強暴受害者除了心理上的創傷，也會因為發現自己懷孕而再度受到傷害。對於選擇繼續懷孕生下孩子的年輕受害者來說，國家幾乎沒有提供支持來照顧這些嬰孩，或讓受暴女童回去受教育或開始工作，追求未來的計畫。對於其他受害者來說，生下因強暴而懷孕的孩子，令人無法忍受。對於一些年幼的受害者，這樣的懷孕可能危及她們的生命或健康。然而，該國在2008年通過一項法令，將所有形式的墮

前頁：尼加拉瓜婦女收容中心的性暴力倖存者與其照護者，2010年三月。
上右：在León的女學生，大多數的強暴倖存者為14歲或以下，2008年10月。
上左：馬拿瓜的婦女與小孩，2010年三月。在政策的建立中性暴力的問題大幅度落後產前健康檢查與教育。

胎予以罪刑化，即使是因為強暴而懷孕，使得她們幾乎別無選擇。對於已經遭施暴者剝奪身體自主掌控的女童而言，現行法令是非常殘酷且不人道的。

尼加拉瓜政府有義務要防止女童遭受性暴力，年幼的強暴與性侵害受害者有權要求保護、正義與賠償。該國政府必須立即採取措施，確保強暴不會成為決定受害女童一輩子的事件。最重要的是，當局必須傾聽年幼受害者的心聲，「這些言語擁有力量！」一個位於馬拿瓜受暴女童與婦女中心的主管說道，「這是女童們必須接收到、感受到而且必須知道的訊息，那就是，她們的言語擁有力量」。

注意：為保護年幼性暴力受害者的身份，以上姓名都已經有所更易。

立即行動

請呼籲Daniel Ortega Saavedra總統傾聽年幼性暴力受害者的聲音，發展出具有充分資源、設備且整合性的全國性計畫，以解決這個隱而不見的人權危機。這項計畫必須包括若干措施以防止性暴力、保護受害者，確保她們能獲得正義與賠償，讓加害者能受到制裁，年幼性暴力受害者也能重建她們的希望與夢想。

重建措施必須包括廢除將各種形式墮胎予以罪刑化的法令，讓因強暴而懷孕的年幼受害者能在充分資訊下，對於如何處理遭到強暴之後果做出決定，而不用害怕受到牢獄之災。

信件請寄：

Daniel Ortega Saavedra
Presidente de la República de Nicaragua
Reperto El Carmen
Costado Oeste del Parque El Carmen
Managua
Nicaragu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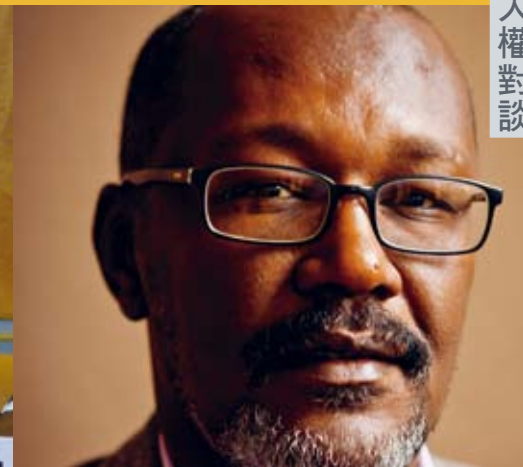
艾伯道爾·莫尼姆·艾爾蓋克 與艾里·艾蓋博



蘇丹籍人權行動者艾里·艾蓋博（Ali Agab）與莫尼姆·艾爾蓋克（Monim Elgak）為捍衛人權，被迫離開家園。他們告訴本刊他們所面臨的挑戰，以及讓他們對未來抱持希望的原因。



© Amnesty International



Images © Jorn van Eck/Amnesty International except where indicated.

問：是什麼引起你們對於人權的關注？

莫尼姆：我第一次知道人權，是因為在大學參與學生運動。我就讀喀吐木大學的最後一年，發生了對學生的人權迫害，我的一個同學遭到逮捕。翌日，我們在街頭發現他的屍體。

艾里：我在中學時參加一個小型的學生團體「民主陣線」爭取學生權利。從那時候開始我知道了何謂權利與捍衛人們的權利，以及為了同儕及人民發聲。我在大學時繼續參與民主陣線。在那段期間，我的許多同學遭到逮捕與刑求。大學校園裡的氣氛充滿敵意。所以當我從法學院畢業後，我開始捍衛人們的權利，並參加「蘇丹人權捍衛者組織」，那是蘇丹的第一個人權團體。2000年我在甘比亞的「非洲民主與人權研究中心」接受人權訓練。

問：在蘇丹對抗人權迫害所面臨最主要的挑戰為何？

莫尼姆：我認為有三個主要挑戰。第一是由中央政府所發動與激起的戰爭與衝突，無論是在蘇丹南部、達佛、東蘇丹或更北邊的地區。其中一項主要挑戰，就是如何達成真正而實質的和平。第二個挑戰是獨裁與政治伊斯蘭意識形態兩相結合，已經系統性地侵犯人權超過20年。第三個挑戰是種族主義與歧視的文化，無論是對不同種族還是對婦女、不同宗教團體的歧視。

艾里：作為一名人權律師，我認為主要的挑戰是免責文化，以及這文化在蘇丹有多麼根深蒂固。法官並不獨立，在司法部工作的律師也不獨立，警察無法中立地執勤，保安部隊也不保衛、支援或協助蘇丹人。他們只是保衛、維護NCP（全國議會黨，即執政黨）的權位。因為這些因素，在蘇丹要獲得正義十分困難。

問：如果你能改變蘇丹的一個狀況，你會做什麼？

莫尼姆：我會改變受到蘇丹政府慫恿的種族主義、歧視與排斥的文化。蘇丹人付出的代價，都呈現在這個國家日常生活中各種衝突。

艾里：我會想要終止超過20年來將蘇丹人排斥在權力之外的一黨獨大情況。如果有真正的民主與健全的公民社會，蘇丹人至少能朝著正確的方向通往和平與安全。

問：你的工作對你的生活造成什麼影響？

莫尼姆：我的工作對生活有正面也有負面的影響。我的工作豐富、擴大了我對世界的視野。同時，其中一個負面的影響是接連兩次離開我原本的社會環境：在1990年代流亡海外，以及現在被迫流亡。

正下方照片：莫尼姆·艾爾蓋克（左）與艾里·艾蓋博。

艾里：在蘇丹作為一名人權律師與人權捍衛者，總是充滿危險的。但我對我的工作、捍衛人權、並至少盡我所能為弱勢者發聲而感到非常驕傲。

問：在艱困的時刻是什麼讓你們堅持下去？

莫尼姆：在艱困的時候，我會更有動力。艱困的時刻正是積極、創造與創新的時刻。

艾里：我的當事人都是遭到保安部隊、警察或叛軍迫害後找上我。他們感到失望，也怨恨自己是蘇丹人。但盡我所能讓加害者受到法律制裁，要求課予他們應有責任，至少使我的當事人覺得有人關心他們、給他們希望。當情勢變得艱困，我總是想到我的當事人。

問：你們有沒有什麼話想對本刊讀者說？

莫尼姆：國際特赦組織的行動者與成員在我被拘留時所做的聲援，我在此表達感謝。（詳見右側文字框）。

艾里：我親眼看過在達佛（Darfur）與蘇丹其他地區的受害者，真正瞭解並且感激國際特赦組織所從事的工作。所以請你們繼續為無法發聲的人們行動，請記得，正義也許會遲到，但有一天終究會到來。也許長路漫漫，但人們必須為正義而奮鬥。

艾伯道爾·莫尼姆·艾爾蓋克在蘇丹勇敢倡議正義，以及人權迫害者應課予責任。國際特赦組織曾在2008年聲援過他，當時他遭到「國家情報與安全局」拘留與刑求，隨後逃往蘇丹北部。莫尼姆與他的同僚因在獄中遭不當對待，向非洲人權委員會（Af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申訴蘇丹政府。

艾里·艾蓋博是蘇丹傑出的人權律師，目前在「喀吐木人權與環境發展中心」工作。在國際刑事法院對Omar Al Bashir總統發出逮捕令後，該國當局就關閉了這個中心，艾里則向英國尋求庇護，他現在在「非洲正義與和平研究中心」工作。

你知道嗎？



© Adam Broomberg and Oliver Chanarin

繼續聲援MORDECHAI VANUNU

在今年第8、9月份本刊刊出一則全球性聲援，呼籲釋放良心犯Mordechai Vanunu（如圖）。他在刑期屆滿的兩個星期前、也就是8月8日獲得釋放。翌日，他感謝國際特赦組織在他監禁期間對他的聲援。

在本刊撰寫之際，以色列最高法院正在審理他所提出撤銷或解除現在對他恣意的限制措施。這些限制措施包括禁止他離開以色列，以及與外籍人士聯繫，若有違反將會使他再度遭監禁。國際特赦組織持續為聲援他而行動。

想瞭解更多訊息，請上網址：<http://snipr.com/1d2s4e>

獲得水源的權利現在有法律拘束力

2010年9月30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首度確認獲得水源與公共衛生設備的人權，具有法律拘束力。

該理事會指稱，獲得水源與公共衛生設備的權利源自於適當生活水準的權利，該權利已獲多項國際條約承認。2002年，由聯合國指派以監督《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專家委員會指出，該公約已隱含包括獲得水源的權利。然而，部份像是加拿大與美國等的國家，明確反駁這項權利，並阻礙各國試圖在國際上承認這項權利的努力。

自那時起，在世界上許多地方的公民社團就不斷採取行動，要求承認獲得水源及公共衛生設備的權利。不承認這項權利是沒有道理的。

據估計，每年有150萬名5歲以下的兒童因腹瀉而死亡，其中有88%是因為缺乏乾淨的水源與公共衛生設備。許多人生活在貧民區與非正式安置處所的人們，無法獲得或者只能有限地取得水源與公共衛生設備。有些人別無選擇，只好在戶外或者在提桶、塑膠袋如廁。缺乏水源與公共衛生設備，對婦女及女童造成的影響遠甚於男性，因而更加深了性別不平等。

國際特赦組織與其他公民團體一同積極遊說各國政府，有效消弭拒絕承認這項權利的聲音。目前全球總計有178個不同區域的國家，已經至少一次在國際的決議或宣言中，肯認獲得水源與公共衛生設備的權利。

想瞭解更多訊息並做出評論，請上網址：<http://snipr.com/1f8yv6>

右圖：藝術表演者和國際特赦組織成員傳達了26000個簽名給位於利馬的秘魯衛生部。此請願活動抗議當地產婦的高死亡率。



無論是在舉世矚目的衝突
或某個被世人遺忘的角落
國際特赦組織
為所有人爭取正義、
自由與尊嚴
並努力爭取群眾支持
讓世界更美好

您能做些什麼？

世界各地人權運動者的經驗證明，我們有能力阻止侵害人權的惡勢力。請加入我們的全球運動，對抗那些恐懼與仇恨的製造者。

- 加入國際特赦組織，成為全球運動的一員，為終止人權侵害奮鬥。請幫助我們促成改變。
- 捐款支持國際特赦組織的工作

團結起來，讓微弱的呼聲匯為雷鳴！

我想知道如何加入國際特赦組織

姓名

地址

國家

email

我要捐款給國際特赦組織（捐款將兌換為英鎊、美金或歐元）

金額

捐款方式

Visa

Mastercard

信用卡號

信用卡期限

簽名

請填寫以上表格，交給當地的國際特赦組織辦公室。

搜尋國際特赦組織設於世界各地的辦公室，請上網址：www.amnesty.org/en/worldwide-sites

如果你的國家還沒有我們的辦公室，您可以寄信到：
Amnesty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Peter Benenson House, 1 Easton Street, London WC1X 0DW, United Kingdom

www.amnesty.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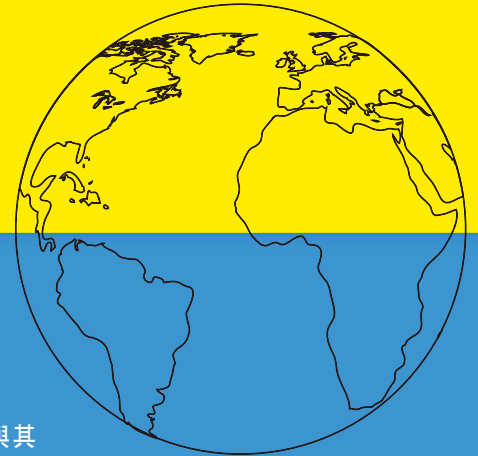
「請繼續
為那些
無法發聲
的人
行動」

艾里·艾蓋博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為人權而寫



從貝寧 (Benin) 到比利時，從瑞士到南韓，世界各地有數以萬計的人參加國際特赦組織的寫信馬拉松行動。他們寫聲援信、傳真與寄送電子郵件，要求尊重個人與社群的權利。

這行動的確有效。卜東偉在中國的勞教所度過了兩年的時間，在國際特赦組織會員與其他團體為他聲援，他在2008年7月獲釋。「來自國際社會的關注與壓力，能改善遭監禁者的狀況」，他說，「寫信馬拉松是個很棒的主意，中國人民現在也開始為那些在監獄裡的人展開相同的行動。請協助停止對各種人的迫害，藉由所有正直善良人們的聯合行動，一定能阻止不義的行為。」

請加入我們的寫信馬拉松行動。請閱讀這10個個人與社群的故事，並盡你所能確保他們的權利能獲得尊重、保障與實現。請動手寫聲援信，並邀請其他人一起做。

www.amnesty.org/en/individuals-at-risk

請立即行動

從住家被強制驅逐至今已過了6年，仍有75名羅姆人住在污水廠旁衛生堪慮的鐵皮屋與木屋裡。他們被告知遷移是暫時的，但地方當局卻沒有告訴他們任何重新安置在適當住所的計畫。

約有100名羅姆人從1970年代起就住在羅馬尼亞中部Miercurea Ciuc鎮為市府所有的住處，2004年他們遭到強制驅逐。當局多年來完全沒有整修這些房子，卻告訴這些住戶，強制驅逐是為了他們的安全著想，因為那些建築將要被拆除。多數的住戶在城鎮邊緣，污水處理廠後方重新安頓下來。當局沒有意願跟住戶討論迫

遷的替代方案，或是重新安置的替代地點。

這些住戶現在住在城市邊緣，遭到社會排斥，居住環境也很不人道。住戶排泄物惡臭瀰漫在空氣中，鐵皮屋過於擁擠，而且無法阻擋酷熱或避雨，衛生盥洗設備嚴重不足，75個人只有4個廁所可以使用，而且只有1個水龍頭可以裝飲用水。

請寫信給Miercurea Ciuc市長，對於地方政府在2004年將羅姆人從住處強制驅逐，表達關切。當地政府沒有遵守國際間關於驅逐的保障條款，而將他們送到生活環境不符人道

的地點。呼籲市長確實與羅姆人居民進行諮詢，並找出重新安置地點與替代住所，以符合國際與區域人權法與標準。信件請寄：

Mayor Ráduly Róbert Kálmán
Vár tér 1. 530110, Miercurea Ciuc
Harghita county
Romania
傳真: + 40 266 37 11 37
Email: radulyrobert@szereda.ro
稱謂: 敬愛的市長閣下



羅姆族家庭

羅馬尼亞



ZELIMKHAN MURDALOV

俄羅斯聯邦



一名26歲的學生Zelimkhan Murdalov自從2001年起就下落不明，當時他被拘留在俄羅斯聯邦的車臣（Chechnya）。他的家人持續不懈努力找尋他的下落，因此而遭到騷擾與恐嚇，母親與妹妹都因為安全因素而離開該國。

Zelimkhan Murdalov因為涉嫌持有非法藥物，於2001年1月2日遭拘留在車臣首都格羅茲尼（Grozny）的Oktiabrskii區。他的家人多次到警察局，但都不得進入。1月5日，警方人員聲稱他已於當天清晨獲釋。

2005年3月29日，Oktiabrskii地方法院認定，Sergei Lapin中尉在Oktiabrskii 區警局對Zelimkhan Murdalov拳打腳踢，並用塑膠棍毆打他長達數個小時之久，Zelimkhan Murdalov也遭到電擊。證人

當庭證述说他幾乎無法站立，並且多次失去意識。他的手臂被打斷、耳朵遭撕裂，還有腦震盪，以及致命的腦傷。法院也認定隔天是員警用車子把他帶走。

Sergei Lapin因為涉及刑求Zelimkhan Murdalov，被判處10年半的有期徒刑，現在正在獄中服刑。然而，卻沒有人因為他遭強迫失蹤而被定罪。有一名指揮官及一名低階人員也被認定涉及Zelimkhan Murdalov刑求與強迫失蹤案，他們被名列在2006年2月的聯邦通緝名單，至今他們的下落仍毫無所悉。



行任何處決，但待決死囚的處境悲慘。Saber Ragoubi遭到單獨監禁。獄方不准家屬探視他，也不准通信。他的父親告訴國際特赦組織：「他們不准我看兒子…我想去看他到底過得如何。」他還說，得不到兒子的消息讓他痛苦萬分。

請寫信呼籲突尼西亞總統減輕Saber Ragoubi的死刑判決，確保他在監獄裡受到人道待遇，讓他能與家屬會見。請敦促他下令重審Saber Ragoubi及與他同時被定罪者的案件，審判過程必須公正，並且不得援用據稱是刑求虐待所獲得的任何證據。信件請寄：



President Zine El Abidine Ben Al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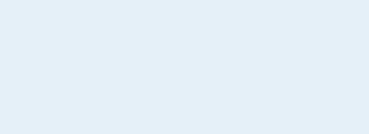
Palais Présidentiel

Tunis

Tunisia

傳真: + 216 71 744 721 / 731 009

稱謂：總統閣下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Dmitry Anatolievich Medvedev

ul. Ilyinka, 23

103132 Moscow

Russian Federation

傳真: +7 495 910 2134

稱謂：敬愛的Medvedev總統閣下



安徽省司法廳廳長

孫建新廳長

Anhuisheng Sifating

335 Huaihelu

Hefeishi 2300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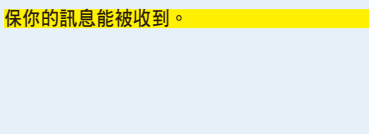
Anhuishe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傳真: +86 551 2215000

Email: yinbenming@126.com

稱謂：敬愛的廳長閣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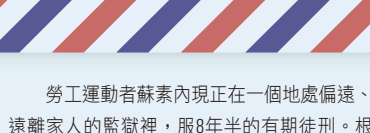
請不要只寄電子郵件，應運用各種管道以確保你的訊息能被收到。

請寫信呼籲當局確認Zelimkhan Murdalov的遭遇，隨時告知他的家屬調查進度。請敦促他們採取所有必要的方式，找出已確認涉入Zelimkhan Murdalov刑求與強迫失蹤案那兩名人員的下落，讓他們依法接受制裁。信件請寄：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Dmitry Anatolievich Medvedev
ul. Ilyinka, 23
103132 Moscow
Russian Federation
傳真: +7 495 910 2134
稱謂：敬愛的Medvedev總統閣下

自從2009年5月起，Norma Cruz就多次受到威脅恐嚇，因為她的基金會提供一名遭強暴女童法律協助。威脅警告Norma Cruz如果不停止協助這個個案就要她的性命，這些威脅恐嚇透過簡訊和電話傳送給她，傳到她個人手機和倖存者基金會辦公室電話。

有一名男子因為他在2009年所做的兩次死亡威脅而遭起訴，但隨後就交保獲釋。對於Norma Cruz、她的親屬與倖存者基金會成員所受到威脅，檢察署並未提出任何進度報告。儘管瓜地馬拉當局已經提供警方保護Norma Cruz、她的家人與辦公室，但這些威脅仍持續不斷，至今也沒有人為此受到法律制裁。



勞工運動者蘇素內現正在一個地處偏遠、遠離家人的監獄裡，服8年半的有期徒刑。根據緬甸海外媒體最近一份報導指出，她在2010年患有瘧疾與痛風，她也有先天性心臟疾病與高血壓，因為監獄的環境讓健康更惡化，在獄中她無法獲得適當的治療。她是反對派「全國民主聯盟」（NLD）的一員，被當局以經常用來懲罰和平政治異議份子的法律加以定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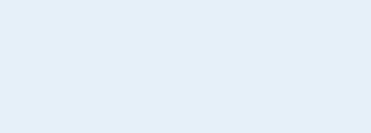
蘇素內因為在仰光一處旅館附近懸掛反政府布條，於2007年11月13日遭到逮捕，當時聯合國的緬甸人權特別專員正住在那間旅館。該名特別專員到緬甸是要評估2007年9月大規模和平反政府示威遭政府殘酷鎮壓後的人權狀況。被捕一年後，她被判處12年半的有期徒刑，後來在上訴時獲減輕刑期。



Khady Bassène是一名62歲的塞內加爾籍婦女，她的丈夫Jean Diandy在1999年遭到士兵逮捕，自此下落不明。她努力想找出她丈夫遭遇的真相，同時等候因為他失蹤所能請求的金錢賠償。1999年8月4日，Jean Diandy在塞內加爾Casamance區遭到多名士兵逮捕，原因是他涉嫌隸屬於一支訴求該地區獨立的武裝組織。

Khady Bassène找尋她丈夫的下落，但得不到任何消息。1999年8月31日，她提出丈夫遭到非法逮捕與拘留的告訴。塞內加爾司法體系展開調查，地區調查法官聽取了該次逮捕主要證

請寫信呼籲檢察署的檢察總長，針對人權捍衛者Norma Cruz所受到的死亡威脅，進行即時、徹底而公正的調查，並確保威脅者受到法律制裁。信件請寄：



Interim Attorney General and Head of the Public Prosecutor’s Office/Fiscal General y Jefa del Ministerio Público

Lic. María Encarnación Mejía de

Contreras

Fiscal General de la República y Jefa del

Ministerio Público

15ª Avenida 15-16, Zona 1,

Barrio Gero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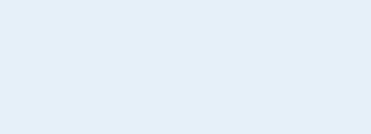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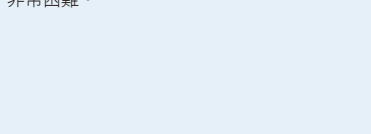
Ciudad de Guatemala

Guatema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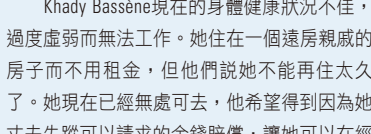
傳真: +502 2411 9124

稱謂：親愛的檢察總長閣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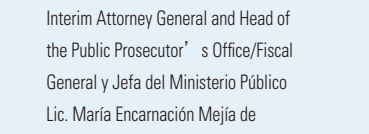
Estimada Sra. Fiscal General



2009年8月，她被轉往Sagaing區的Hkamti監獄，距離她在仰光的家人超過1,000英里遠。緬甸的囚犯必須仰賴家人帶食物與藥物給他們，這樣的距離意味著蘇素內要取得必要物資供應非常困難。



Nyan Wi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Bldg. (19)
Naypyitaw
Myanmar
稱謂：敬愛的部長閣下



Interim Attorney General and Head of

the Public Prosecutor’s Office/Fiscal

General y Jefa del Ministerio Público

Lic. María Encarnación Mejía de

Contreras

Fiscal General de la República y Jefa del

Ministerio Público

15ª Avenida 15-16, Zona 1,

Barrio Gero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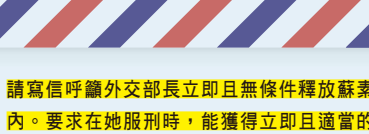
Ciudad de Guatemala

Guatemala

傳真: +502 2411 9124

稱謂：親愛的檢察總長閣下/

Estimada Sra. Fiscal Gener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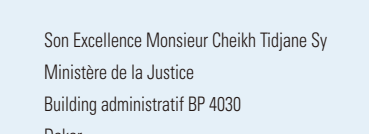
請寫信呼籲外交部長立即且無條件釋放蘇素內。要求在她服刑時，能獲得立即且適當的醫療，並將她移送到離仰光的家人距離較近的監獄，讓她能定期與家人及選任的律師會面。敦促他確保蘇素內不會遭到刑求或其他虐待。信件請寄：



Nyan Wi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Bldg. (19)
Naypyitaw
Myanmar
稱謂：敬愛的部長閣下



請寫信給司法部長，呼籲重新調查Jean Diandy的死因，依據國際公平審判標準，讓涉嫌的加害者接受法律制裁。敦促讓Khady Bassène能因為她丈夫的強迫失蹤請求賠償，包括金錢賠償。信件請寄：



Son Excellence Monsieur Cheikh Tidjane Sy

Ministère de la Justice

Building administratif BP 4030

Dakar

Senegal

傳真: +221 33 823 27 27



NORMA CRUZ

瓜地馬拉



蘇素內

緬甸



KHADY BASSÈNE

塞內加爾

突尼西亞



中國



毛恆鳳在中國因為捍衛婦女生育權利以及迫遭受害者，不斷遭到拘留。她在安徽省勞教所（RTL）服18个月的刑期，且多次遭到刑求。

2010年7月，毛恆鳳對於所受的懲罰提出行政訴訟，她證述在勞教所經常遭到毆打。她說勞教所人員命令與其他囚犯攻擊她，有一次她們用椅子打了她的頭兩下，在她右眼留下傷痕。另一次攻擊，她們把她舉起來，拉住她的手腳然後折彎她的下背部，並把她丟在地板上，造成她下背部、腰部與腎臟的疼痛。

毛恆鳳2009年12月25日在北京市中等人民法院外抗議，聲援當天受審的人權運動者劉曉波，之後就被以「破壞社會秩序」罪名送到勞教所。



Walid Yunis Ahmad未經起訴或審判被拘留超過10年以上。2000年2月6日，他在伊拉克的庫德斯坦自治區首都Erbil遭庫德族保安警察（Asayish）逮捕。接下來的3年，他的家人根本不知道他是生是死。

Walid Yunis在強迫失蹤期間遭到刑求，他被關在Erbil的庫德族保安警察總部，是伊拉克境內數千名未經起訴或審判而遭拘留的囚犯之一。

Walid Yunis Ahmad隸屬於伊拉克境內少數族群土庫曼族（Turkmen），他在被逮捕前於一家當地廣播及電視台工作，該電台顯然隸屬於一支伊斯蘭反對黨「庫德斯坦伊斯蘭運動」所有。他曾經在參加庫德斯坦伊斯蘭運動的一場會議後，搭其他人的便車而被警察攔下、搜

索。他們宣稱在車上發現爆裂物因此逮捕了Walid Yunis Ahmad，但他否認對此知情。

庫德當局說他們無法起訴Walid Yunis Ahmad，因為反恐法是在他被拘留的6年後才通過立法，因此他就在無法起訴或審判下被無限期拘留。

國際特赦組織在2010年6月到獄中探視Walid Yunis Ahmad，他說國際特赦組織聲援他的行動已經有了非常正面的影響，讓他始終保持希望，終有一天將會獲釋。

請寫信呼籲立即無條件釋放Walid Yunis Ahmad，否則應該以明確的罪名起訴，給予即時而公正的審判。敦促當局讓所有長期遭監禁的囚犯，都能獲得公平的審判，否則就應立即釋放。呼籲確保拘留所的環境都能符合相關國際標準，所有刑求或虐待的指控，都應該進行調查。信件請寄：

His Excellency
Dr Barham Salih
Prime Minister
Kurdistan Regional Government
Erbil
Iraq
稱謂：總理閣下

WALID YUNIS AHMAD

伊拉克



Alejandro Solalinde Guerra神父是一名天主教神職人員，他獻身致力於提供移民安全的棲身之所，遠離犯罪幫派與地方官員的剝削、迫害。因為這些工作，他持續遭到當地幫派與官員的威脅恐嚇，生命安全陷入危機。

Alejandro Solalinde神父是墨西哥西南部天主教教會移民照護中心（Pastoral de Movilidad Humana Pacifico Sur del Episcopado Mexicano）的召集人，也是一處提供受傷或有需求的移民人道援助的庇護所所長。支持移民的工作導致當地社區仇外人士的攻擊與騷擾，這經常是受到當地幫派與官員的慫恿所致。Solalinde神父經常遭到威脅恐嚇，當局鮮少提供保護或進行調查。

2008年6月24日，約有50位Solalinde神父工作所在地的Ciudad Ixtepec市居民，強行闖入移民庇護所。這群由市長及14名警察在內當地官員所率領的人士，威脅庇護所要在48小時內關閉，否則就要放火燒掉這棟建築。當局並未對這起由當地市府人員闖入及威脅的事件進行調查，儘管當地居民並不具威脅性，但這起事件增加了Solalinde及庇護所內移民生命安全的疑慮。

Solalinde神父自從2008年起就不斷面臨恐嚇。當地媒體經常報導不實消息，指控庇護所讓涉嫌犯罪的移民住在裡面。

請寫信給墨西哥的聯邦內政部長，敦促他依據Solalinde神父及其工作團隊的意願，提供他們有效的保護，讓他們能無須害怕或遭到報復，繼續從事人權工作。信件請寄：

Lic. José Francisco Blake Mora
Secretaría de Gobernación
Bucareli 99, 1er. piso, Col. Juárez
Delegación Cuauhtémoc
México D.F., C.P. 06600
México

ALEJANDRO SOLALINDE 神父

墨西哥



2009年10月25日，甘比亞反對黨「聯合民主黨」的選舉事務主管在Serekunda的一場和平示威遊行中遭到逮捕。他正在監獄裡服1年的刑期，獄中的環境十分惡劣。他患有糖尿病與瘧疾，令人擔心他的健康正日益惡化。

警方以威脅國家安全及擔心暴力抗議活動為由，拒絕許可示威遊行。Femi Peters遭指控「未依照公共秩序法，在未經警署總督辦公室許可下，公然操控遊行隊伍以及使用擴音器」。

在持續數個月的審判之後，Femi Peters在2010年4月1日被定罪判刑，遭處須強制監禁的1年有期徒刑，併科達拉西（dalasi）10,000元

（約美金363元）的罰金。因為他在審判前獲得交保，所以他預計要服刑到2011年3月左右。國際特赦組織認為他是良心犯，呼籲當局立即無條件釋放他。

2010年10月，在歷經兩次上訴後，法院仍舊維持原判，意即上訴程序已經結束。他的家人擔心他的糖尿病跟瘧疾無法獲得適當的治療，他們也告訴國際特赦組織說，當局仍不允許他們到獄中探視他。

請寫信，表達國際特赦組織認定Femi Peters是良心犯的立場，呼籲將他立即無條件釋放。敦促讓他獲得適當且持續的治療，並准許他的家人及其他訪客能定期探視他。呼籲甘比亞當局確保言論表達、組織結社與和平集會等自由權利能受到尊重。信件請寄：

檢察總長兼司法部長：
Hon. Edward Gomez
Attorney General and Minister of Justice
Department of State for Justice
Marina Parade
Banjul
Gambia

FEMI PETERS

甘比亞